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撰梅嶺

靈巖石

先外大母王太夫人嘗寶一撥指一戒指雖石質而滿鑲異石
不啻瓊瑤太夫人世居靈巖山下髫年登絕頂拾此石以五十
十金寄姑蘇玉人雕琢成此日在腕上不敢須臾離年五十二
病卒遺命以之爲殉余幼時曾親見索而把玩之撥指平其面
露一老叟烏帽紅衣策蹇以破傘籠頭得得行風雨中遠處小
樹叢叢作大混點雖人如蟻而眉目畢現衣紋有情用擊不啻
南宮手筆戒指則水草一叢作深綠色水作淺碧色一盤行郭
盤八索雙爪皆露又一盤隱草內僅露一半奕奕有生氣又不
啻南宮小品然皆天生就不假人工也山之僧云異石甚夥尙

不僅此近又產卵石而空其中團團焉如瓶如盂如甌如缶外
嵌小沙石五色斑斕內則盈細黃土傾其土則裹膜極光滑如
陶冶而成者以之插花最佳余名之曰土室青僧以爲然
懷儂氏曰大塊文章無不奇妙窮山卵石乃亦有情彼自命爲
人而毫無知識者直頑石耳雖蓮生公廣長舌不能使之點首
而欲冀其毓靈秀吐異彩不其難乎

諫鳥

某紳嘗游東溟從海舶買一珍禽歸祭以雕籠飼以蓮粉馴擾
善解人意較鸚鵡則小比鸚鵡則大頂時舉幘衛身珍珠斑兩
脇時露異采且放奇香初不能得其主名日緘默無啼聲惟質
其錦翻碧羽作玩好耳紳素橫於鄉肆武斷是秋鳥忽能言日
在籠中呼曰作惡破家作惡破家啼不歇紳雖心懼尤不懷至

冬鳥又呼曰破家何促破家何促歲底果遭回祿焚屋十數間
斃二妾殤兩子遂無後紳始悚懼對天神立誓願改過自贖三
春風暖花柳鮮明鳥又呼曰爲善可嘉爲善可嘉紳聞之喜益
以爲善自勵凡功德利濟之事力尤鼎焉鳥又呼曰善報必速
善報必速啼至秋而徵兆杳然紳心稍懈鳥又呼曰懈則不佳
懈則不佳旣而果疫癘幾滅其門由是益悚懼發願施藥活數
百人而閭宅男婦病果愈隣邑荐饑哀鴻四集紳乃出廩中粟
遍賑之間鳥又呼曰夫人同宿夫人同宿緣紳早寵妾而厭妻
琴絃不御久矣頃聞鳥語乃重尋故劍明年秋鳥又呼曰有子
莫嗟有子莫嗟已而妻果有娠將娩鳥又呼曰郎君如玉郎君
如玉已而生子果嶷嶷俊美肥且白座客試啼聲知是英物遂
名其子曰如玉厥後如玉果貴紳常指鳥語人曰此吾諍友也

妾輩怨鳥之分寵私置鵙毒於蓮粉中飼以蠶之紳慟甚裏以文繡實以香屑歛以檀匣負橄欖樹下乾淨土表而葬之乞文人作諫鳥記且圖鳥之真遍乞題咏以示不忘紳姓危名復安楚州人

懷儂氏曰朋友之間忠告善道猶往往遭咎岑厯惡若一再進讜論彼必曰先生休矣今而後吾知免矣斯雖一室如秦越觀面渺山河有不割席作絕交書者有幾人哉况鳥也始遭羅畢繼困樊籠俯首降心日就參養惟有吐嬌音刷錦羽悅人耳炫人目斯已耳而乃喋喋味味時爲主人進直諫居然發其聾振其聵務使危者復安始功成而退噫鳥也可以人而不如其又曰諫鳥之死死於鵙也實自死耳宵小滿前而直言不諱報主則有餘保身則不足橄欖樹下三尺土當化作可憐蟲耳危

復安從諫如流不以羽族而輕之斯人也門必無鳳字之題窗
定有雞談之樂石麟送到預卜鴻飛集卵復完更謀燕翼諫鳥
有靈當亦含笑入白雲隨令威飛去

髯樵

吾鄉王子羽先生國初名諸生也歲試文極工主司誤加紅勒
帛置劣等憤極繕文黏通衢青衿席帽之徒圍而讀者無不擊
節明年再試乃立意以游戲侮之文題爲子見夫子乎句文中
小段落云喘老頭子你見俺的夫子麼章甫縫掖貌似陽虎貌
兩馬一車岔走康莊道歧途虎跡多曲徑羊腸繞俺在後面跟
他在前頭跑眨眼之間踪跡杳尋亦沒處尋找又無處找呀莫
不是又被匡人圍住了卷投入主司閱竟大怒置之四等故事
凡四等仍隨優等召覆始斟酌褫衣巾與夏楚王入試草草畢
夜雨秋燈續錄

其文詩題爲古鏡五律句云明月地中出美人天下無菱花光
黯淡苔蘚孕糝糊曾駐蛾眉影休殘鴉嘴鋤待酬青眼客何以
贈盲夫繕成擲筆大笑自知不免卽委卷出署主司閱之知是
有才而不平者諭廣文召之來將示慰藉而勉策也王聞之益
怖隻身逃不敢還鄉里熒熒徒步走入楚拚棄儒冠不受羈勒
已而果芟名王轉徙三湘七澤間賣文爲活楚人憐而敬之爭
進酒饌以是得無餒荊州太守韓公慕其名延入署司筆札紅
蓮碧渚文采風流竹箭東南賢嘉相得公餘多暇每策款段載
榼出遊或古廟中對神佛縱飲或卑田院與乞兒坐談其牢騷
悲憤也如此太守不之責反諭里老隨處調護之時屆好春青
帘出樹歌勑搖波意致洒然興隋履至迤邐廿餘里倏在深山
中山均零星十餘家似是田舍忽來書聲因風到耳自思此中

有隱君子乎路轉峯回見黃石堆牆青谿架木乃一古剎在綠
樹中神佛龕邊借作村塾蓬頭歷齒童子坐十餘人皆端肅案
頭呬唔不較無一惰容無一嬉笑者見王至咸起立揖之坐臯
比然後入己席王奇之然不見其師坐案頭略翻閱則其師窗
課在焉文固高華典貴字更縝密端方間爾師何往乎師旣出
游尙不慙跳隨牧豎嬉乎童之長者拱而對曰吾師端人也事
老母最孝課生徒極嚴修羊不豐未能供菽水清晨來此各授
以書卽入山採樵荷入村市貨得值始歸夕陽歸查吾輩課稍
疎卽叱之膝立或施細劑畏之深不敢縱也問師何姓曰姓錢
問師何名童以筆書桌上曰髯樵問師亦博士弟子乎曰非也
實無資斧就政於有司耳問師宅遠近日彼處名錢家堡距此
尙有七里遙言已國人已策兩騎來尋促之返王搦筆書皖人

王子羽奉謁留案頭代面笑別童子去踰兩日又專誠來訪而松陰在地槐花滿庭伊人猶未歸也童子則舊相識歡迓之各以泥爐苦茗獻客王代督童課無不滔滔滾滾如銀瓶之瀉寒波無停頓也問汝師來曾見吾字作何云云曰師略莞爾固亦無多語言問今日胡又不歸曰近聞薪價低貨之良不易王無聊賴戲閱樵之近作果又增一二篇皆傑構因大加丹黃更易小疵俾成全璧重擬數題留案頭囑童子代達傾慕之忱惻惻出門思憶彌切翌又訪樵樵蹤仍遠案頭之文已照題繕就閱之大稱賞因又加墨且預與之約云某日某時乞謀一面雖風雨必至毋左也屆日訪之仍不面心頗憤激童云吾師見先生斧削伏地再拜每讀一遍即北望一叩首特無如貧敝骨不貨薪卽不能炊烟舉今晨留語如先生來當請少坐準於日移晷

卽至坐少頃一童子望門外喜曰吾師來矣王舉首見一偉丈夫荷繩擔岸然而入年約三十二三而修髯俊宇望之如海東青竹笠芒鞋誠如朱翁子未遇時狀入門釋腰際斧柯拂衣上塵土問童子曰座上客卽吾師王公耶童曰然因趨入叩地有聲曰山野之夫苦無師授以蠶測海坐井觀天寸心茅塞久矣蒙吾師憐而教之得重覩天日心鏡頓開如矚之復明如夢之初覺感孰甚焉愧孰甚焉王急答拜且掖之起曰先生天下才也爲君友且不敢若謬自稱師不慮罪過耶因相對坐彼此通鄉貫旋論古人得失談經史理學樵對答如流均中窾要心如髮而眼如炬云日下春王戀戀猶不遽去樵云文旌下賁草野何榮惜此剝荒涼無下榻處奈何奈何王笑云與君邂逅足慰平生願登君堂拜君老母樵知不可却遣生徒去反扃其扉請

王策馬樵爲前導悠悠行野田中比至堡日已曛矣見三間茅屋僅足蔽風雨門庭亦極修潔几榻俱能安詳白頭老嫗翹首倚閭樵母也王下騎對之叩首嫗云何處貴人下顧蓬華辱承謙禮老婦何安樵跪陳來歷嫗喜歡且欽重延入坐草堂中嫗倚杖龍鍾與王話風土瑣事樵則篝燈貰酒呼婦煮鯉魚一尾具脫粟餐王旣醉旣飽夕即藉藁臥樵入視老母睡熟始出戶調馬具芻秣殆無一刻閒明晨王起樵已捧巾供盥面氣蒸騰以煨芋進代晨餐也王揖母作別殷殷勸樵出應童子試曰以君槃槃大才尙不足與若輩共富貴耶若高尙畢終身得毋爲毛義所笑乎樵唯唯王歸則揄揚於太守之前曰孰謂草野中無偉人耶口述樵文聲浪浪然太守笑云渠已嘔出心肝得君傳諸齒頰文固不朽君亦愛才甚矣雖然拔擢英才太守分也

爲高人勸爲則惟先生自圖旋府試王急入山分運俸二十兩俾樵無內顧憂樵不肯受強之幾至涕下樵亦泣始悵悵隨王入城試畢竟冠童子軍宗師按臨閱樵文大驚曰鑄史銘經出風入雅非枕饋於古大家十數年不能造此絕詣拔之入邑學是年秋行賓興盛典王往問樵曰曠屈久矣佇卜鴻飛三年眼光爭此片刻君究於何時赴省垣樵愕不能對王知其窘爲言於太守太守慨贈五十金贈樵乞王轉致樵堅不肯受王怒云此非盜泉也受知之恩雋卽云報何恥焉及入闈慘淡經營竭盡心力光燄熊熊三條燭盡花樣極新回郡卽繕稿呈王與太守賓主傳觀莫不鼓掌以爲荷薪人準成折桂客也置酒衙齋盡歡而散太守送之曰太夫人望君久矣請卽回第景星慶雲準貢天府僕與王先生拭目俟之及榜發竟落第樵大慟曰秀

才康了亦屬泛常特負吾師期望且何以償其金由是益黽勉三更燈火往往哭失聲王時來慰藉買一黑塞贈之曰請跨而入城時就書院試膏火資當豐於薪值樵曰謹受教每試必列前茅然無事究不肯登太守庭明年太守以卓異遷豫省觀察挈王同行私謂王曰明年又大比矣樵之才雖俊然天下無場外舉子請以一百五十金轉付與樵俾伊重入棘闈管教此番入穀王乃囊金往并增己金五十共二百適樵他出因密與嫗且留書判袂敦促甚殷及回署已車馬在途僕夫在道矣樵歸知其事急入城闊意堅壁其金而王已隨太守遠乃北望叩數十下自誓曰樵乎若不自激何以見吾師乎嗚咽而返踰三年太守卒於觀察任內王代爲部署且經紀喪事畢悵悵歸里則妻子皆有饑寒色顧囊中幕資不過數百金稍稍償積逋依然

成妙手惟仍舊訓蒙以自給又三年偶閱四川同官錄則彼處督學使者爲錢黼樵註明楚人出身內翰乃驚且喜曰樵乎竟爲文章吐氣乎已而自思彼獲解時何不以魚書獻我當是同姓名者如唐之有兩韓翃也旋又爽然自思別時但云臨北人未明晰告鄉里居址想無處寄鴈足耳適遇歲歉萬不能堪姑一訪故人或不我遇棄告諸友生咸云貴人致身青雲恐不復憶舊時杵臼阻撓之王云錢公端人也必不能忘舊雨乃束裝別妻子携一佃人荷行李殘衫破帽迢迢走巴蜀入劍南聞督學使者已下夔州又折而東之至則柴戟峨峨無門可入顧旅橐已竭館主索道將下逐客令無已自書半刺乘督學呵道輿蓋而出鵠立低首仰視綠衣絳節巍巍然坐輿中者果樵也乃自唱名以刺呈且跪道左而側顧焉內部將叱逐樵見之卽呼

降輿跪而扶之曰吾師乎乃一寒至此乎王哽咽不能語惟云
慚愧樵請師卽登已輿弟子願負柁作前驅王云此朝廷以之
榮公者某何敢某何敢樵驚歎無旣急呼材官以兩騎至得並
轡入節署啓堂皇張燈大開綸筵鼓樂大作樵跪而稱觴爲王
公壽席間偶語及太守清廉樵云已於月內以五千金寄問其
家矣夜歸寢室則幃幔俱具華煥多目所未經晨覓舊衣不可
得悉潛易新製皆綉羅而穩稱身者呼佃人來則不知何時亦
悉更衣履而嶄然一新問從何來曰皆督學賜也問旅橐何在
云已虛之他室奴子二三司盥沐效奔走者能以眉語以目聽
善解人意初不似佃之倔強也不兩月家書至云已收到川中
銀五千兩足可禦貧上下咸安勿勞遠慮越兩年寄銀已將萬
金是年秋樵之太夫人卒於署守制回里王亦恩歸厚贈而返

年服闋入都授陝西大中丞復迎王至署奉養如嚴親居兩年
王偶對樵曰僕馬齒長矣廡下素餐實赧於懷抱請卽長辭乞
歸正首邱之孤不復稅西秦之駕樵涕泣留之不可開筵祖餞
乘以安輪隨以幹僕贈以輕裝自策馬率將士旌旗蔽空笳鼓
震地親送之百里外灑淚而別歸則門庭堂宇皆雕梁畫棟曲
折幽深宅後小圃池沼亭臺花草泉石亦極精雅額曰倦飛園
室中艷姬十人亦不測何來問老妻始云自君去後屢有幹辦
者輦金來二子皆成名各已娶婦生子購田宅成富家翁可無
事遠遊優遊林下老夫婦咸九十二歲始卒遺命卽葬於園中
迄今頽垣斷井遺礎枯池尙得其彷彿故老述園中亭子王自
製一聯云拓地不多些看一角危城幾灣流水數點遙山也算
煙雲開畫本及時行樂耳種石邊叢篠窗外幽蘭籬根短菊且

宜風雨讀離騷樵撰聯云老眼無花卓犖能觀天下士閑情似
水歸來請作地行仙

懊農氏曰偉哉樵也當其風雨蓬廬嘯歌出金石自問卞和之
璧辱在泥塗風胡之劍棄同瓦礫探薪易米供老母飽妻子足
矣初不料有憐才尙義之王先生從天外飛來也乃甫見畸人
卽許爲國器不惜敦促勸駕殷殷務使髯公釋爛柯之斧題鴈
塔之名走長安之馬卒能食其報而溫飽以終然則先生亦素
工風鑑如姑布子卿之流與抑無心知遇數合受玉帛琴瑟之
奉與倦飛園中墓碑尙在恨不起九原而問之

牛頭社公

里有農人某遭赭寇之亂倉卒不及遁寇索白鰓客卽加白刃
頸殊其半魂出殼矣飄飄渺渺隨風四颺有兩鬼卒挈之西行

云謁社公農思社公當是方袍大袖鬚髮如銀策杖作龍鍾態者及至一署如坊使衙門旁皇之閭社公已升座呼己名使跪略側目睨之則社公牛其頭朱履烏袍繚惡可畏語農曰汝名本在初冊因汝中年患病發願戒全家食牛是以免汝死汝行且勉矣當遍告里人力爲烏捷惜命農叩首謝已而自恃胆量詢社公曰公何幻作大武狀以嚇下人恐此亦非善相社公云吾本洪武年間一脫鞅牛耳日偶荷小主出游西郭芳草如茵且走且囓忽腥風震林木白額虎吼躍至前意在攫吾背上一塊肉而吞噬之吾日受主人參養恩不忍斲其鬬憤氣填膺智勇生焉勉小主委路側以頭角與虎鬥虎猛甚吾不爲疲鬥半日虎竟死吾亦遍體無完膚目視主人來撫其子復活吾目始瞑土人乞有司入奏荷褒嘉而冥司以吾爲義交章入荐得帝

命授爲此閭社公香火垂數百年矣故至今猶翬其角汝無怖焉農誌之退而果甦潛渡湖創旋合退爲農人僑後聞賊平歸訪西郭社公祠已圯惟牛搏虎碑尙臥草萊中剔苔蘇讀之其文甚奇記其事甚詳尙屬太祖御筆

懷農氏曰牛能報主卽作社公彼大官日給牧芻未嘗不耳耳就食及至有事之時乃紛紛作鳥獸散初不能與人共緩急禦患難也牧人執鞭惟有搔首旁皇蹠足太息而已求如斯牛固數百年來所杳不可得者噫社公位卑僅能春雨旂榆秋風耙耨受野老雞豚之祭迢迢歲月并不左遷牛亦數奇矣哉

雙才

平康巷內有美妓一頗通文翰兼擅箏琶自名雙才人不解其故詢之曰從吾游者無羆虎之雄而欲狎文鴛之侶不可也無

纏頭之費而欲入迷香之洞不可也有具無具兼而有之才難
不其然乎聞者咸誇譽而崇戴之由是傅粉塗脂粧益自炫吟
風弄月情愈能閑然大自矜重訪紅顏而來遭白眼而去瞞腹
大賈銳首貧儒裹足不前矣有豪華公子庖鶴主人銜之深思
倒其艷幟傾其香巢而計無可出偶遇小乞兒衣雖懸鶉而貌
頗儒雅挂破瓢操短杖沿門唱道情曰驢狗山是俺家小茅棚
破籬笆四圍亂冢何曾怕搖鈴拍板般般會艷曲淫歌實可誇
赤條條妻兒老小無牽挂討得些閒錢沽酒醉醺醺臥倒三叉
公子聞之駭羨呼與之語曰此曲亦板橋舊製乎曰非也乞兒
幼曾入塾長工倚聲近出心裁藉糊口祿耳曰卑田院中何來
識字之漢曰錦泥窠裏且有能吟之娃平原乞米陶潛叩門乞
兒固目空一世公子亦皮相斯人公子喜挈乞至宅注香水磨

濯其垢膩餐美膳滋補其腎腸衣履新新居然玉立頭顱依舊
已似金夫乞不解公子意惶懼實深公子云此間有妓雙才子
仇也今與汝資可潛詣一行詭使才人七步齒芬克對膚澤能
沾則北里之魁竟爲汝占西江之水莫滌渠汚逞爾之狂洩余
之憤尙豐酬汝也乞曰諾袖其資翔其步踵雙才之闥求一笑
之緣妓見乞貌頗珠輝詞亦玉屑眞翩翩濁世佳公子歡然相
逐已登其堂囊果不慳服猶能醜乃傾心焉少頃綺筵開珍饈
至妓捧樽奉客曰玉壺斟美酒乞云瓦罐有殘茶妓心賞其工
而不解佳客吐詞何頓鄙俚敬且疑之因以自編詩集見示曰
請看奴家的柳絮吟乎乞云且唱他娘个蓮花落也妓宅之左
有別墅花木臺池極稱幽雅因拉之清游坐水心亭出篋中法
帖示乞忽見芙蓉之陰有銀鱗潑刺妓云荷葉魚兒傘乞云錦

花蟲子嚮乃重墜草蟲再進珍儲以奴與之酬酢凡搏戰射覆諸
令無不精通旋見雙剛玉掠波遽出綠樹之杪妓云樹頭白鶯
飛開去乞云筒裏青蛇放出來妓問之愈賞其典以疑是當代
才人大家公子慕韓熙載之壞袖美次鄭元和之繡襦性解憐香
詩吟乞食實與人以不可測也因獻諛詞以贊之曰五色筆好
逐搏鵬翮萬里乞云七節鞭何愁制犬出千條時酒已醺矣夕
照昏黃新月皎潔侍婢以銀燭至遡歸內寢妓自陳風塵苦趣
如得郎君憐一朝發籍請爲情人脫籍則幸甚矣乞云騰舉恐
非易事妓云有郎奇才何愁不作內翰因預爲之兆曰金華殿
上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乞云十字街頭叫老爹老爹老爹妓
亦笑不能忍然終愛其敏捷涎其揮灑益示纏綿許留纏綿婢
以香茗至爲司馬文君解渴吻滌煩襟案上銀缸結花如粟妓

云今夕燈花勤報喜乞云昨宵稻草硬翻身旋聞更柝登登已
轉三下妓云月明誰擊街前柝乞云風冷還吹市上簫吟已背
上頓作奇癢妓喚婢以爪杖進且吟云玉柄鑲成金指爪乞云
鋼刀斫破鐵頭皮因相與莞爾携手入幃褪襦脫幘小露鳩形
滅燭掩光竟容燕好妓弛衣縱體就之且暱且吟云有情有義
的哥哥乞云修福修壽的奶奶嚮晨又擁妓臥巫峽雲封羸
樓夢暖而公子已率健兒來擒乞下榻席捲其華服擲百衲襖
瓢杖與之曰汝盜我粲粲者來此作狎邪游乎不去當呼團頭
來箠汝矣乞乃蹶然起衣仍不掩胛履仍不納踵抱頭鼠竄出
勾欄門妓羞無以自容幾欲縊首自後乃稍稍斂戢不復以驕
態向人

慎農氏曰八娼十丐儒則其中言之徒悲憤耳錢樹子小有才

妄意攀龍意在熊魚兼得而緣慳魔至厭極災生宜其有花耶
來狎獨是沉埋粉黛迷戀烟花揮金惜玉之徒卽拍板搖鈴之
客本非兩人於花耶又何尤焉況措詞的當屬對極工欲尋艷
窟好姻緣乃現廬山真面目不可不傳

柳聲

康生名蘖小字荀郎揚州鱣商子也玉潤珠輝風流倜儻年十
七卽補博士弟子員論婚者踵其門父母委禽粧生均堅却之
曰人子事事皆當受二老制惟婚媾則自主之媒灼無稽往往
飾無鹽爲施旦設謬聽鼓簧誤墮術網則終身佗傺甯遲遲求
佳耦也父母憐愛許自覓阿嬌偶赴北郭友人飲路經寶城見
一美女子採桑園中手執懿筐腕白如玉肩齊短樹髮澤若雲
容態真殊絕也生徘徊瞻眺幾迷路途潛訪玉人則楊博學之

女小字柳聲二八芳齡香閨待字生歸告父母乞下玉臺父母已諾而納幣之使者恨不能麾之疾行幾如無價寶恐稍緩卽遭他人攫其家園中有高樓五楹向住狐眷老稚男婦飲食起居與人無異始敬而憚繼膽且親遂日與主人往來通語言共宴會甚相得也生母偶晤狐媼告以兒子姻事媼笑曰是所謂柳聲者其面微瘦而白潤雙蛾纖長一笑兩頰生微渦者耶轉問生生曰是也媼又云楊家小妮子向頗嬌慣才旣出衆貌亦可人足徵郎君有眼力惟性氣盛稍拂卽生嬌嗔是不可不慎於始也生頗以爲迂強二老納采娶之歸初果賢淑且穎慧事舅姑能孝謹處姊妹宛若禮御奴僕婢媼有恩卽葭莩戚誼無遠近咸饋送近情惟視藁砧若厮養始亦伉儷繼則漸施惡聲凡梳洗灑掃必叱生執役少不如意卽罰令長跪旋又置夏

楚閉戶痛撻而詈辱之生惟順受久之而有指爪印體有鐵烙痕兩股長有血漬利錐所刺也然究不敢逃避日在香閨如困縲紲而女猶切齒焉每聞拍賣舅姑奔救怒少止去則虐如故且更肆焉夜夕呼號慘慟不忍入耳舅姑隔戶泣語之曰吾夫婦只此一塊肉新婦當俯念衰朽留彼慰桑榆若定置之死未知新婦又將何以爲情女聞之果默無聲息晨起華粧肩輿出自云歸甯闔家不爲意至卓午女之兄弟輩忽吼而至擲毀器具宛籍其家兇狀悍語不可以理喻生匿重帷戰兢欲死父母走訴於邑宰宰閱其詞亦赫然怒符拘至堂將鞫其悍戾諸狀忽屏後一搗衣杵飛出宰色變倉皇遽退而書役息隸猶鵠立焉緣宰亦懼內夫人聞其事恐公庭叱辱使胭脂婦女無顏旋命婢子傳語諭兩家其速罷訟男子讓婦乃司空見慣者豪無

足怪愼無見橐駝而謂馬腫背也生不得已悵悵隨歸舅姑乃
反柔聲下氣以慰之女益橫生母不堪其虐潛對狐媼飲泣媼
云是有宿因本非鼠雀力所能銷惟虔奉竺乾教禮拜白衣大
士像或得其慈悲呵護耳生母敬信遂如媼言繪慈容諷金經
朝夕不爲倦月餘女果少安漸柔顏床第之間亦容燕好然較
之尋常婦則閭閻威猶嚴肅也狐有子名珍郎自云長生兩歲生
以兄事之郎亦俊而穎讀書習制藝策論詩古詞章不日應上
科立女通天狐試娶婦名西娘貌絕麗而沉靜無綏綏風致郎
厭惡私納兩妾皆黧冶善歌舞乃嬖之甚而西娘則自甘冷落
也每受郎挫辱走憩於姑反遭白眼一日女携婢入園摘花簪
鬢見一麗人坐石聞灑涕哽咽趨詢之則西娘也得其由好言
慰藉彼此有情遂聯作閨中談友時常過往久愈莫逆西娘私

叩於女曰妹之良人并無小星尙純謹若是若吾家男子且雙
娶桃葉桃根阿姊容之而渠反橫恣姊之冤苦真無處呼天也
然則妹以何術而威攝丈夫如鼠之長狸鷃之毆雀倘蒙師授
願則門牆女笑云吾亦無異術亦無師傳不借勅勒不須壓鎮
惟憑我靈臺巧爲顛簸耳姊果願執贄妹亦何吝傳薪西娘聞
之喜退而以玉蕤蕤金跳脫進所以代羔鴈也歛衽再拜敬聽
指南女云男兒薄情無不厭家雞而狎野鴛其初覲面故作莊
容及與媾精卽摹浪態自家設想妓若何妖冶婢若何揣摩而
曲肖之則彼之邪渴止慾炤張凡生平不可以告人之事不可
以自處之條彼欲秘而我張之彼欲申而我却之彼欲左而我
右之恟恍迷離不與可測誘之盡情吐出爲後日挾持之具夫
然後瞰彼所畏如畏虎則吾必自命爲虎白額之咆哮在閨閣

中矣如畏蛇則吾必自命爲蛇長山之盤繞在衽席間矣如畏鬼怪則吾自命爲鬼怪夔罔雨之儔類白晝瞰其室矣如是則雖鐵錚錚漢子無不玩於股掌之上而爲所欲爲西娘聞之再拜曰噫是殆遂其欲誘其短瞰其所怯而全憑芳心之一點權衡也女喜拊其背曰孺子是尙可教越數日而珍郎果近婦求狎如雨後之批鳩也再數日漸聞樓上有詬誶聲聲且達於閫外聽之惟西娘罵夫初不聞珍郎罵婦旋聞以竹杖撻兩妾妾負痛呼號珍郎膝立捉踣爲妾乞貸而西娘怒猶未已手批珍郎頰清脆其音狐媚禁止之不可反遭罵辱闔室沸騰焉女聞之喜謂高足弟子傳衣鉢矣明日珍郎來尋生耳語曰居伯通廬下十數年矣一朝遠別能無黯黯驚訊何往日內子不惡君所知也乃近從君夫人游亦作河東獅子吼君固陳季常僕亦

王文穆君號方山子僕築四長堂外人問之不幾面冷耶曰僕之懦弱根於性也君固矯矯者何不自振爲鬚眉吐氣曰不知何故前視彼如三歲嬰兒今視渠如九子魔母一嘔一笑無不驚心因由愛而生敬亦由敬而生餒也萱堂恐怖云芳隣咫尺不無師弟淵源繫於胡底乃立意選徒徐待回心生聞之亦俯首長歎而已翌果狐媼來與生母話別西娘與女攀戀猶殷祖餞香巢至夕方散珍郎告生曰君夫人太惡僕當有以報之至次日樓上寂然則狐眷果已於是夜遷去生私心惴惴恐狐之報乃著也必爲己添罪戾瞬屆中秋文以瓜果祀瑤璣閣空中庭玩賞清景忽屋瓦響一文許黑影飛集至前張毛掌如箕頭搯其粉靨女正怖而大號忽身後一金甲神持鞭岸然走出喝曰何物野魅敢侮玉娘負心郎尙足庇耶鞭應聲下墜倏然有

聲而黑影頗杳有識者云神呼女爲玉娘疑是霍小玉後身呼
生爲負心郎疑李益後身果如其說則生之日受凌折亦宜也
懷儂氏曰余生平有三畏畏貴人變童長闢門惡犬畏其家有
極兇潑婦有此三者雖至親至戚至友願終身不履其閫不登
其堂間一誤值佗係歸來則三日內魂夢爲之不甯畏可知矣
今聞康生事始知惡婦人身後固有持輒令甲神爲之呵護宜
其橫也

忠愛

朱子書法如九天下石大海掀波神妙不可思議前人云其書
發源於曹操惟心字不學耳乃惡其心之叵測也淮安府署大
堂頂懸一額大書忠愛二字爲朱子真蹟某年大堂忽遭祝融
烈焰蔽夫人聲嘶沸咸見額遂紫烟上騰陽燄立空中盤踞熊

熊作黃金色逾時方没人云世間墨寶爲真宰收去吾鄉有逸民大義四字藏皮二峰艸堂近亦化去惜哉

懷儂氏曰大奸大惡如曹阿瞞可謂極矣然蹟其生平著述似亦絕大本領橫槊賦詩分香鬪履又英雄又旌旆爾時何等氣槩何等風流直令千載下讀史者罵一回愛一回罵幾罵殺阿瞞愛幾愛殺阿瞞也而猶當道統之朱文公猶雅慕其手筆臨摹而克肖之阿瞞有靈當何如心喜與惟文公書法世間尙有之而阿瞞書則絕未一見然則宋時尙有遺墨耶抑殘碑斷碣尙有吉光片羽耶不然文公將從何心折也聞漳水之濱有農人濬井得一片石上鐫篆文曰我怕馬你怕牛天理循環又轉頭休休休下註小篆二乃操書也復爲雷霆擊碎夫文公書燬於回祿阿瞞書碎於豐隆蓋一寶其正一惡其奸未可以同日

語也

郭秋卿

稻花村郭氏雖農人而族且大家頗殷村之長曰郭九如生一
子一女子名春卿業儒士咕嗶女名秋卿芳年十五艷冶絕倫
素知吟咏尤善修容不屑效村姑粧束郭之夫婦均愛若掌上
珍顧擇婿頗苛故破瓜年猶待字家有春卿范三喜貌頗俊爽
職亦能勤三五少年也女偶晨起爲九如煮遺米以竹筒就爐
頭吹火蓮熟捧之去適范後至亦煮芋魁取筒吹火之未爐者
而女之櫻唇胭脂移染於范吻色鮮妍宛如雨後花女見之不
禁粲然范問秋姑何事見晒女益笑詰疑而詢之殷女自指其
口以示之范退而攬鏡自照始悉所由然心旌惺然動疑女有
情於彼矣凡女有驅策范供役尤殷勤女嘗招呼范承應必宛

轉無人在側范每對女作媚態獻諛詞女均不以爲忤范益惑女偶遺香帕在地范拾而視之帕裏合歡橘二枚乃於深夜效鑽穴之行緣女獨居一室壁之西卽倉庾加箒鑰范盜鑰啓戶穴竇入女室女方挑燈繡鏡奩初聞聲幾疑爲狗盜及舉首見范心轉柔焉悄問曰爾來何所求曰某敬送香帕與秋姑耳曰爾膽有天大耶恐主人知覺汝無死所矣范因偃而抱之跪求苟合女亦心動卽與之纏綿五更卽搖之使醒仍由竇出而加以掩飾竟無一人知其事者一日春卿偶詣女室問話見榻下有男子巾幘墮於地稔知爲范物問從何來女云想是小花龍誤當驚首骨銜至耳春卿終懷疑不能決退而告父母曰妹已及笄當早爲覓佳耦倘有中菁醜兒當以斧鑕碎其顙也九如云爾妹素貞靜爾何遽作險怪語毋乃不詳叱去之踰兩日范

又至女室女私告之曰汝尙安樂耶吾兄見憤憤形於臚設縱
露有時恐爾我皆殞命范亦懼曰然則奈何女曰我已籌之矣
吾笥中不少黃白且有阿兄衣冠曷於是夕覓男子急裝盜騾
啓後戶偕遁惟恨無棲止處耳范云邗江有寡姊獨處大可
投也女聞之喜卽束雲鬟洗粉黛衣深衣冠峨冠蓮鈎單吉莫
靴對鏡自覘居然一美男子范詭作儻人相與席捲其資策騾
偕去時東方猶未白也九如清晨將起聞奴子報云後戶無故
自開然前無失物惟旣內盜去一騾九如大詫急起查閱稔春
傭遁夫人入女室見釵鈿縱橫箱篋零落女亦遁春卿聞之燥
急欲死急欲乘馬逐遁者九如力挽之隱處告以追逐徒增門
戶醜曷聽其逸譬當日無此女也范導女走四十里天纔晨矣
東抵邑城人家晨炊未熟因穿城過出東郭悠悠望揚州進發

夕卽抵朱孝子里雙雙入館舍眠明日就途方楊鞭與范作情
語忽一老叟笠帽策蹇迎面至前叟何人女之父執方先生也
先生素與九如善三年前館於稻花村中樽酒爲酬女亦在側
垂髫蘭覆額弓鞋窄袖應對可人先生曾呼之作螟蛉女故識
其嬌容已而蹇蹶近已將擦眉叟搗思蹶背後人似曾相識自
恃老拙唐突何妨卽以鞭梢挑其風帽墮地而廬山真面目呈
叟大呼曰汝非秋卿兒耶今將何往何作男粧言未已而蹶前
縛導之少年焉覓脫矣因此從者代挽絲繯挈投己宅命與夫
人同臥起亦絕不問少年伊誰頃將何所適惟遣急足招九如
來云有要言非面罄不足傾積懷翌果九如至紅燭開筵先生
豪甚而九如時時啼噓有憂色先生問秋卿兒尙安好耶曰如
舊曰近當學製嫁衣抑慙懶無所事也九如默默無以對詳訊

之九如卽墮淚入盃中曰小女不幸已於月內夭折矣先生笑
領其首九如益惶恐因屏人耳語曰蒙先生愛許結答岑實不
敢隱惟不肖實難堪耳然則先生有所聞乎先生乃告以詳遇
事始約略繪少年情狀九如色變曰是也少年乃春儒范三喜
也犬彘之行庸捕而甘心請以淫女付僕先與之同死先生笑
曰僕携彼歸正欲爲君弭其醜頃召君至安能視君戕其生乎
爲君籌之再曷請先歸以空棺假慟昇瘞高原詭云女病卒所
以掩族黨隣里耳目亦云至矣事畢君速來當授以兩全法九
如叩而敬諾卽歸而如所云果慎密無人詠牆茨也奴僕婢媼
素得九如恩亦不忍播揚卽聞有云秋姑何殂之暴亦疑信參
半焉比九如重過先生宅則已爲之備一車一輿一僕一媼云
携若女赴揚州貨之饒商大家爲婢妾候門似海誰識本來色

艷而值賤售最速君可脫然歸矣九如悵惘携女走雷塘寓劉
媼家九如坐愁拂鬱女則珠淚涓涓縱橫粉頰慘黛修眉終日
壓盈盈秋水雖在一堂如隔霄漢媼甚疑之私詢僕媼知是父
女日來與女閒話女真可人因又與九如談九如惟有愁歎媼
云觀君面目行止想亦好門庭何其憂也曰父子將別那得不
悲曰究因何事骨肉乖離將於何處行遠別也曰實因訟獄負
累不得不貨女償積逋媼大駭旋大噓曰如此玉人忍貨之去
君亦忍矣哉雖然值之低昂可得聞與曰鄉俗小兒女不習刺
繡文不工彈等瑟不善理文墨不過炊煮縫紉如尋常婦安能
沽重資若二三百金卽云美價耳媼審度良久曰老婦二十卽
孀老無子嗣與風木悲若得君女爲吾女將來覓佳壻作好門
楣當不止目前慰情然身值在離商則賤在老婦則昂請以二

百金署券可乎九如曰善繼而謂媼曰吾女卽汝女不必事楮
墨阿堵物亦權留汝家吾尚有京江之役事竣當重來面領也
次日卽起與女別女嚶嚶啜泣煩老父寄語阿娘恐終身無報
効日矣九如亦洒涕不已惟絕無一言泣已卽乘輿携僕媼遽
去媼得女視如己出女亦承順事事得媼憐私訊女竈因何爲
父母棄擲女但云貧耳媼日爲女事修飾簪花傅粉艷服輕裾
較初來時淚眼愁眉有仙凡之別媼之宅本雷塘旅館也四方
賈客見女咸驚爲天人傳播旣久媒妁紛來媼均落落無一首
肯者時有木商鈕仲卿翩翩美少年挾二十萬金隨兄作賈南
到九江東到齊魯往來撈配緣頗怪焉兄雖娶而已仍鰥也每
謂人曰某有浩浩之水何愁無育育之魚拚喪千金橐當覓絕
世姿若玉鉤斜畔倚門兒只堪作婢媵耳一日訪友過媼家見

女梳背蘇州髻衣紫羅衫拖六幅湘雲之裙裙下蓮瓣尖瘦翹
翹倚簾就日光細荷包香囊惟恨背面不諧嬌容果與粧稱故
揚聲問曰劉阿姥何往然則又向東隣園葉子戲耶女應之驚
轉粉靨而玉郎幾已魂銷少頃媼出問鈕云鈕郎久不面今日
甚好風吹貴人來也因畱坐中堂呼秋兒以茶奉客女亭亭而
起果捧香茗至袖邊削玉纖纖溫潤瑩白如麻姑爪心醺幾不
能自持耳語媼曰老婆子何處得此佳麗將以之居奇耶媼云
二郎莫亂道此老婦弱息生渠時因病無乳寄養西山阿姨家
姨故而渠已長成故迎歸正欲相攸二郎如有好人家卽煩爲
之作冰斧也鈕唯唯歸而謀諸兄遣人以厚幣啗媼媼云論聘
不過六白金惟壻當盡半子情養我暮年無使數根窮餓骨無
歸葬處則可以諾矣鈕聞而慨應之卽委禽行奠鴈禮迎歸青

廬非常妍妙花燭之夕賀客去後銀缸背照替解羅襦鉗曲意
 愛憐不忍猛浪女亦作態丐郎徐徐惟腰腹牢牢縛緊帛不肯
 去且巾上無落紅心甚疑之然愛之極亦未便求之苛也結摺
 匝月無夕不交頸眠忽一夜腹痛不可忍鉗疑爲病枕上撫摩
 慰藉良厚女惟雨泣驚訊云何女強起跪榻畔低聲自陳曰妾
 不肖無以對吾郎願死於榻下他時續鵲膠當以一陌紙錢與
 負罪薄命人也言已愈嗚咽鉗急抱之起曰夫妻情好已到極
 處有何不能諱而作此態女因自陳閨中真名姓曾私范某頃
 孕而將娩生之死之惟藥砒之命是聽鉗云慎勿言卿且忍須
 與俟孽障墮地吾能戕之若聲張恐入嫂氏耳卿他日何以做
 人卿不必畏我我絕不罪卿我與卿且願生生世世作比翼鳥
 連理枝歡會方長也前此之過我何責焉女泣且謝枕上叩首

不已鉏慰益堅俄頃嬰墮甫出聲呱呱而鉏已扼其吭一絲小
命隨風颺矣嫂對戶果驚而寤往問阿叔何處兄啼詭告曰弟
婦病呃逆嘔出痰塊益大故作此聲息耳嫂信之仍酣眠鉏踰
窗牖出自於灶下取溫水爲潔其穢跡掘榻下尺土藏嬰尸又
以參湯進往來蹀躞厥狀可憐初不敢役及婢媼也明日嫂來
慰問女倚枕臥繡榻氣息淹淹自云兒時舊患發必月餘一家
憐而信之不復問夜來事然而良人苦矣女由是生感感生愧
愧生恨氣虛血弱五內縈迴遂成狂疾見人必哭哭又笑笑又
以手自搗自云求速死見剪刀即舉而自刺其喉奪而棄之又
以針刺腕上肉防閑稍懈梁上已繫三尺生絹申鱗鱗之頸將
入扣矣鉏晝夜伴之不敢須臾離且百般開導自以天日誓云
已非薄倖郎幸女向有一綫明不自道隱事人終無知者然病

益深百藥罔效劉嫗來看女亦對之悲泣無如何也忽聞門首有木魚聲丁丁然唱佛曲曰眞作假來假作眞眞真假假許多因勘空泡幻當頭喝喚醒痴迷多少人叫他生事業今生鏡今生行逕前生影你莫把眼皮遮翻你好把腳跟踏定自家知自家命自家有自家病粧甚麼顛狂做甚麼風韻何如一棒打開大家看看大家子細大家安靜鈕聞而異之趨視乃一野僧虬鬚碧眼自云大海以西人爲黃童白叟治異疾觀者如堵牆間和尚能爲人家治顛病乎曰老衲且能治心病遑問顛病也鈕因與之合十乞爲閨人診視僧大軒渠跏趺坐地略一閉目卽豁然曰衲已見夫人矣言已索素紙五頁戟指若書符狀口翕闢咒移時與鈕曰居士持之入閨中按次序潑水覘之卽現種種幻相然只宜居士同觀無與他人共觀已乾其紙焚灰伉儷

分服之既愈夫人疾且爲君益智衲住東野破寺中得暇當過
我談空或得居士大布施也銀拜而受之一眨眼頃僧已東去
挽之不可留追之不能及遂以紙歸扶女起坐閉繡闥焚好香
姑如僧語以水試之潑而果現墨意小圖畫現焉第一頁現一
方巾秀士衣冠襜褕宛持券同一富兒爭競富兒怒罵諸僕施
老拳秀才作泣且走避狀上題小字曰賴貸坑儒富兒何愚惡
賴惡討眨眼功夫第二頁又現秀士影挽一美女手共相偃
倚意態極褻題字云隣家小女強作鴛侶彼自有妻渠自有主
第三頁仍現秀士影愈形落拓爲一無賴漢所窘剝去衣巾西
風露肘作瑟縮可憐之狀題字云無賴之子誘爾爲非傾家蕩
產何靠何依第四頁仍現秀士影倒其軀臥風雪中一美女手
携婢挾茵褥至揮鏹作掩埋狀題字云雪地枯骸綉閣裙釵情

根所種固結不開第五頁前無一人惟現一刀一環亦無題字
女見之哂然笑忽噉然慟似解而不解者鈕急以鹽火熨之使
乾拜而後焚雙雙吞服女忽驚省鈕亦頓悟曰曠前因後果乃
如是之幻耶各以筆錄前生事互觀之不爽一字蓋申秀士楚
人也其父在時本富家翁嘗與某姓善某貸其父千金署券畱
筍父歿秀士不善治生業家漸貧偶檢筍得券向某索還某即
畫中富兒也誘毀其券且叱僕拳之秀士懦不敢與之訟竟隱
忍女前身即秀士今生父即富兒也秀士東隣有婢頗艷嘗誘
與之狎婢後嫁夫合卺無元爲夫所不齒含恨以終婢再世即
范三喜也秀士雖貧然性嗜博有某甲素無賴誘之登場一擲
嘗十數金久益困故褫其衣以償責無賴即墮地不育之私嬰
也秀士家產盡無以爲生棄貼碑行乞里人惡其猥薄不與以

一文錢一勺飯風雪滿天遂傾跌餓而斃有美女其母素好佛
每日坐蒲團習靜女亦喜禪悅通內典其心腹婢某適奉命門
外折梅見秀士尸憐之奔告女女心動潛於夜夕命婢挾自家
茵褥來自則携鏡與婢竭蹶掘深坎裹而埋之女亦旋天逝今
生卽鈕仲卿也秀士父卽今之劉媪也惟尾幅刀環則不知何
所取意因望空禮拜謝方外指迷而女病遂失伶俐如初旣而
謂鈕曰僧神人也曷詣之求懺悔鈕曰善晨起盥沐捧香徒步
走東郭入一破寺並無比邱惟殿側一裝金羅漢方額高額形
狀與僧無二因頂禮再拜而退力稱於兄輸千金鼎新其寺招
住持奉香火焉女由是與鈕益親暖餼鵲不足喻其密翡翠不
足方其憐惟女嘗詣劉媪歸甯無志歸稻花村偶念父母不置
則遙寄甘旨以盡烏私越十年細妓爲亂鈕慨然有志於功名

商於女女力贊其可遂請纓入戎幕以勳官鎮軍女封夫人且
推己之勞績貤封哥嫂時九如夫婦已相繼卒春卿始與妹通
往來鈕偶昏夜率衆拔戰壘畫角低吹銜枚疾走至中途焉與
賊遇血戰至日出賊始披靡鈕正策馬落曠野賊蟬集擄之歸
叱跪不跪叱降不降罵不絕聲指透握齒穿齟遂被害女在家
聞訃亦設位慟哭曰郎君遇我厚我誠有玷郎君比翼連理之
約言猶在耳忍獨生乎遂亦簪纓投繯死至是乃環之畫始驗
女無出兄嫂以次子繼之得難蔭官叅游

懷儂氏曰不貞之女如郭秋卿可謂極矣雖有諸佛菩薩而欲
使淫奔者一旦回首大澈大悟且大忠大節不亦難乎然秋卿
則兩得之無他乃悔恨到極處耳人苟能激發良知或夜起發
狂大叫或仰天疾首悲噤諸佛菩薩當聞聲來窺與之湔滌所

不憚煩若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恐天下滔滔者絕無一悔過之人矣吾願世之士大夫以秋卿爲水鑑則可以言知悔

折齒佳人

蔡太守兩典大郡譽於囊夫人如老孟光布衣椎髻心厭惡之出千金往蘇臺購一艷姬爲妾名曰珠珠初入門事夫人頗有禮夫人素懦遇小星凡事能優容漸施冷眼夫人亦含忍太守嬖之甚偶宴歸見珠珠背缸危坐默默無一言問之亦不語再聞之則淚盈睫不斷者如綬間夫人委屈汝耶則抽咽而雨泣太守由是遂深惡夫人凡珍寶玩好綺羅絲繡皆儲於珠珠室而夫人房內如空窰也珠珠婢偶與夫人婢爭棗栗捉迷藏因嬉戲兩相忤共口角太守必直珠珠婢而撻夫人婢珠珠偶深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七 郭秋卿 折齒佳人

二十四

宵不寐凝睇含愁太守必呼夫人婢來膝立逗珠珠笑珠一刻
顏不爲之辨婢卽一時膝不爲之伸髮如是也一日太守出僕
已拱立道左將據鞍上馬忽憶櫝榔袋未曾携至因囑僕勿妄
動自入門取之甫履內闕見珠方背身倚檻就日影刺繡紋乃
鶴行驚步潛至身後又兩手環掩其目珠珠作昵聲曰急色兒
又病渴耶主人翁甫出門卽討瓊漿飲耶昨夕窮乞相亦何可
醜太守焉示以面曰嘻狗賤骨當死卽憤氣出比日暮歸來聞
珠珠已挾資隨僕潛遁太守欲追捕之夫人力勸不可恐愈揚
中菁羞也太守怒漸悔與夫人伉儷如舊然夫人究恐夫君無
紅袖添香人何以銷艷景自出奩中資親爲物色代覓一妾名
曰珍珍亦有殊色珍入門事事盡小星本分不知媚夫人不知
媚主人亦不解索珍寶玩好綺羅絲繡等物與布衣卽布衣與

荆釵卽荆釵也且不甚學刺繡終日機軸事紡織如牽羅補
屋之貧家婦幾忘其爲雙旌五馬之如夫人也太守疑之一日
又將出仍借名索檳榔袋潛潛悄悄入見珍正端坐機床織織
玉手穿梭織纖乃緩步至玉人身畔亦以手掩其俊暎珍驚且
愕然耳際聽履聲橐橐知是男兒步趨但不知誰何敢忤辱已
因大憤怒以手中梭反擊之竟中太守吻折其二齒焉太守大
痛口血淋漓一家驚譟珍自知孟浪跪而謝太守自掩其唇且
愧且笑夫人出笑罵太守曰痴郎子爾怕戴碧帽乃定欲套陳
墨卷耶渠卽至愚亦當凜前車之鑑同寮諸命婦聞之莫不大
捧腹因戲呼珍珍爲折齒佳人後聞珍珍舊比隣云女在閨中
曾月下坐階砌搗衣隣有無賴子自背後調之珍怒卽以手中
木杵奮擊折落無賴之齒故人又呼之爲女習擊齒云

懷儂氏曰愛妾投梭有意無意姑勿具論而黃堂愛博碧帽心驚再試佳人終不離當日窠臼則太守之爲太守亦可想見其爲人矣至嫡室貌寢不能得夫主歡潛購蛾眉頓拋故劍旁搜蝶髻不惜多金此誠賤丈夫之所爲也又豈僅一太守已哉又曰窗開明月讓他紅袖添香室有小星不學綠衣興怨此等樂事問世間能有幾人

秃尾龍陽

海濱某巨室家中蹄躐繁以百計犬豕麀兔之交合恒不以時尤奇者廐中驢一白一黑其初兩雄相偃彼此齟齬似極愛憐旋白者騰前蹄登黑者之脊觀者意與之戲耳而黑者竟以後庭迎湊白者興發亦行所無事而作園莽抽條矣事已帶出驢糞纍纍如魁果黑者不以爲忤且扇耳搖尾唇翕關意似樂甚

少頃黑者亦翹其具甚偉騰起登白者之背白亦容之乃具大
頗納鑿白者惟瞑目蹙額以忍受之其意似非此不足以報瓊
也某因作書與友人曰昨見舍間兩雄驢作疊股之戲奇孰甚
焉友復書曰然則禿尾亦龍陽君耶此驢而兎者也在昔五代
南漢劉龔每令男女白晝裸淫後施相視爲樂名曰大體雙後
苑中鳥獸雞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巨室之驢又鍾何氣耶
噫異矣

小娜

魯之恩縣俗例每年春正并望日鄉城婦女無妍媸老少咸粧
飾梳洗潔淨衣裙走集於宰官署公請夫人簪黻而出預於前
一日公庭樹木爲臺是日夫人贊采珠翹塗脂傅粉乘顯輿婢
媼昇之甫離寢門而邑之婦女即闕進爭奪其昇代媼役前後

左右擁衛保護無非綠鬢紅裙宛似珠圍翠繞至庭公請夫人
降輿扶之登臺設寶座加繡褥夫人甫坐定狼烟火炮轟震者
三鼓樂喧填人聲幾不能辨婦女各向上行朝參禮極敬極虔
不容夫人答禮卽拱手微衿雙袖亦不可預以兩美女子立夫
人兩肘旁恐其動而禁止之也俟鄉城朝拜畢諸婦女極相評
論或云夫人美或云夫人真美或云夫人美而非真美或云夫
人頭美或云夫人脚美紛紛月旦各不一婦中有解事者吉服
趨近跪進參湯一小甌夫人略啣璧其餘卽膝立請夫人全飲
無涓瀝賸飲已細樂低奏有如怨如慕之情樂止解事者導女
伶至前呈戲目請夫人點戲夫人若誤點愁苦悲怨之曲大衆
又跪請夫人更換必須華煥富貴始足洽心對面臺上粉墨登
場鉦鼓絃管大衆又陸續魚貫進爲夫人把盞設小筵宴珍饌

亦有些須夫人略沾唇卽已不敢求爛醉也演劇三四闕大衆
釀食十餘千青銅亂擲臺上如雨云爲夫人放賞戲已筵撤大
衆各摘頭上花袖中巾或懷中脂粉或香囊荷包摺疊扇公贈
夫人堆夫人膝下亦不可辭如是則交相謂曰夫人倦矣曷請
夫人歸休階下鼓吹大作香烟繚繞旖旎飄揚衆仍昇夫人至
寢門各歡欣鼓舞作鳥獸散是役也以夫人貌之美惡卜一歲
之豐歉夫人貌美者無論矣卽貌惡者亦必盛加膏沐炫服爛
妝作喬行徑方足饜邑人之望有新邑宰盛公以名進士工製
錦甫更歲瑄聞庭外人聲嘈嘈問何事吏人以是役爲請公笑
曰此亦臥治之閒情耶曷遣之去吏云此邦俗例若是恐遣去
不足服人心公笑諾之而夫人黑且麻皤腹偻背裙下蓮舟長
尺許堅不肯出強之妝竟攬鏡自照彌覺難堪日影移晷而蓮

輿猶遲遲吾行庭外鼓噪幾若鼎沸曰蒼赤性命在歲之有秋而豐與否又在夫人之容貌何乃閉置不出爲下民吝乎宰官何其涼也公往來蹀躞夫人匿帷中驚怖幾至號泣公無已問吏曰容覓捉刀人可乎吏曰似亦無不可乃環顧婢中惟楊州名小娜者面潔白如玉肪眉目楚楚楊柳輕盈而裙下蓮鈎尤纖瘦無比曰是真可以簪花學夫人者也因命嫗爲之梳雲鬢披彩服盛妝而出及昇而登高光彩艷絕婦中有兩三閨秀喜躍鼓掌曰美哉夫人美如燭施倩盼巧笑膚凝脂無怪翩翩其來遲夫人美白如玉蠶上箔兮聞有穀黃陰方長吾民福鄉村愚婦着犢鼻褌頭襪者亦俚俗作田歌曰夫人美如此插秧勤早起不怕旱不怕水民婦生夫人喜衆女歡聲雷動爭進旨酒爲夫人祝千秋觀者闕集脂香粉澤釵笄叢叢皆爭道夫人

真美非虛譽也而是年果真大熟次年仍庖代又大熟三載皆然公亦心德之思納爲小星奈天人妬且悍不能容然司書捧硯小娜固無日不在公側無事不得公憐惟不容老奴真個銷魂耳公每語幕寮曰美人譬如花草綴於枝頭迎風浥露生氣盎然若折而嗅之恐促其夭某乃真好色者非登徒子之徒有淫行也人皆隱笑之咸知公自解嘲其實怯於河東吼耳再明年夫人卒公遣媼示意於小娜意在遂素志小娜泣謝云妾雖賤鬻作夫人婢然妾之故父亦揚州儒士也且三載內疊代夫人勞出頭露面萬目共瞻高坐堂皇一時粉黛三千咸頂禮於石榴裙下莫不曰夫人夫人也今若充妾勝抱衾裯妾不足惜所惜者官無以取信於民婦耳媼復命公笑曰是兒頗有志然乃公方擬鵲絃不能下匹如願已而聘娶部郎中某公女有內

助才而貌不及小娜遠甚且妬亦與舊人將恐小娜之狐媚也
私囑媒媼售之方待價有少年新進士甄公出都道過是邑公
留宴署中間小娜美乞玉人一見卽大稱賞自云中饋乏人願
納幣公猶戀戀乃私以五百金啗夫人竟以禮聘娶而去次年
春續絃者自恃面目非前匹慨然妝服而出而恩邑乃大荒
悞僕氏曰室有美人身受其福而不知乃徒以區區名分二字
斬而不與宰官心上肉妬婦眼中釘琵琶北去置此身如陌上
蕭郎盛之俗固無比盛之愚亦無匹也甄君伉儷不間可知而
一邑之有秋全在夫人之玉貌如操左券焉寰宇之大亦何奇
不有哉顧月老赤繩早已繫定而三年之內竟宛轉司賤役秦
唐功抑冥冥中別有前因與未可知也

楊柳花三嫂

妓館供役之大脚婦人亦往往有體態輕盈腰肢袅娜纖眉畫
頰巧笑多姿者添香捧茶善解人意人多以花僮呼之惟裙下
雙趺略就束縛但圓滑端正即已不求纖小也此種尤物在江
南以金陵爲最江北以揚州爲多邵隄之下有大河通東海昭
陽等處春波滑笏一葉能杭有雙篷船者不載貨物惟迎送往
來行人男女接膝老稚駢肩頗踟促但船值似較便易耳昭陽
布商某一日遣夥吳三官赴揚與以番餅百二十元囑至揚城
某行交割卽返藏腰經喘無輕露恐遭念秧等窺覷江湖鬼域
誠未易測也三官敬請卽搭雙篷對風逕渡先三官而登者已
不一其人坐艙尾與舵牙近則一少年好女子裙布釵荆粉麗
俊雅似是花使絛束三官涎其艷強越三四人假玉人同坐眉
目送情焉女不怒惟斜睇微縈三官益惑少頃至中流問女姓

民居址女自云花姓姊妹行多呼之曰三嫂住昭陽北郭隻身
傭於邵隄鐵牛轡西首名妓邵小金娘家有年矣轉訊三官亦
據實以對桃以游詞兩頰微頰幾如二八女郎羞澀故態旋以
指搔其玉腕亦無戾色無憤容三官顛倒不能自持恨不遣陽
烏速墜俾成幽會已而日暮舟子各與以晚餐女出筐中自製
路饌分贈三官啖而甘之餐已昏黑矣舟仍挂帆行船中客各
抱膝垂首眠弱聲大作三官不寐以兩手揉女之膝下舌送其
吻且嗚咽女悄聲耳語曰痴小官欲如何便如何耳懸關何爲
三官狂喜代她褰衣大肆輕薄通宵狂蕩旋即酣眠握其手倚
其肩夢境適然不知東方之既白忽聞舟子喚客曰到永安矣
各客請於岸上盥面飽餐後再行三官驚寤女亦欠伸作倦態
眾客護屈正欲爭先忽三官大聲驚呼曰死耳死耳言已蹣足

失聲嚎陶。舟子驚訊所由。曰：吾腰際忽輕。番餅不知何時爲賊。篋者盜去。舟子曰：吾輩操職一夜無眠。客子皆往來素習。懋遷者盜從何來。曰：子舟誠無盜。然吾腰橐空矣。初爲主人翁。騁策若此。何以生乎。卽欲攬身投濁流。舟子止之。視客皆嘻笑。或歎息。或駭詫。無一失色者。惟女面紅且白色。不定。舟子因叩首曰：客俱在乞恕。舟子孟浪一囊白鰯。此子性命所關。卽於舟子亦恐有干係。請各解衣一搜。閱爲此子釋疑。衆曰：善。各如所云。皆烏有尾。至女笑曰：爾之洋蛭其數若何。曰：百二十元。曰：吾有洋蛭亦百二十元。然則汝有洋蛭。卽不應我有洋蛭。耶。曰：吾之洋蛭面上皆有蠟印墨花可證也。曰：誠然耶。曰：然。女自袖中擲蛭墮板上。聲鏗然。曰：舟子請閱。吾之蛭是若何者。及解袱閱之。皆光光乍無一印記。衆皆瞪視。罔敢與辨。白三官哭益哀。舟子

審度良久因婉與女語曰三嫂不必與此子惡作劇渠誠儇薄然怨而生之亦莫大陰隲也女固執爲己物舟子怒曰三嫂此定汝物耶果若是請闢櫻唇示我輩女不肯強挈之一啓檀口則齒根牙縫墨痕滿焉蓋於交合時潛取其舛不惜一夜以靈犀遍舐其墨跡特無如齒頰餘潛終不能淨耳舟子乃大罵三官曰狗弟子汝目盲耶此邵隄有名楊柳花三嫂子豈汝所能干犯耶尙不叩首求三嫂恩佑也衆至是始悟羣起叱詈之三官果崩角不已衆請以洋帑十元贈三嫂作遮羞資餘仍璧返女笑曰妾豈真圖若金始不利於孺子耶特年少輕狂太甚姑與之戲耳若云些須阿堵物妾尙不屑下眼覷言已出腕上金釧燦燦然環玉臂者五腰際珍珠寶石陳列案頭價皆值數百金衆目爲之眩女曰雖然彼腰中物何得至我處渠當自言是

事甯質之官庭不能與以狀衆聞三嫂究將若何始了此一重孽案曰易耳妾其敝襟渠膝行至前口含我乳呼我親娘三聲卽十元亦無須分潤耳否則望珠還良不易衆曰善三官尙猶夷舟子曰咄此尙不便易汝耶無已如其言逡巡含雞頭因宛轉嬌呼三呼而女三應之曰好兒子江湖行路難毋輕動邪念幸遇老娘恐他人不汝宥也客皆鬨然因以番帑擲還之舟子潛告客曰此女本姓楊氏初嫁柳氏夫故旋又醮花氏故人皆呼爲楊柳花床第多戰功一時冠蓋縉紳咸與暱不惜纏頭資蓋隱於花使者也客皆大愕且服舟子有卓識能調停

澳僕氏曰江湖鬼域含沙射影到處潛藏當不僅一楊柳花三嫂而三嫂乃陰賊之尤者也三官幸遇雙篷舟子否則殆矣若寄舟子以百里之命則當以明察書稱老斲輪舉卓異者三年

少征途急宜猛省

又云某美女嘗偕一丐婦登舟東西坐有昭陽吏人某瞰女艷冶極力調之女不爲忤反出資沽酒市脯媚以啗之吏開懷大醉夜昏黑女潛起與丐婦更坐耳語之使坐己位無多言吏旋醒醉眼矍矍且無燈藥不辨爾我逡與之狎及嚮晨見懷中乃一鶴髮雞皮之老丐婦大驚且狂呼丐笑曰郎何怖焉俗諺有云一夜夫妻百世恩昨蒙錯愛亦是天緣老婆子垂暮之年尙無暇飯處耶隨郎歸矣尙可爲郎育子女吏駭愧不已丐糾纏不休衆益鼓掌女惟含笑無一言衆爲之排解命吏人酬丐千金始得罷休女之狡猾伎倆較此事固尤爲惡毒也

狐俠

西秦東方生名曼字倩孫弱冠美姿容善修飾顧圭璧其身金

玉其行且生性好結納尊開北海裙屐少年多樂與之游聞人
談經濟則色喜眉彩軒然聞座有談狐者則唾不顧曰彼戴骷
髏而拜月者能吸人精髓而欲與之爲友不亦慎乎有言妓者
曰此亦人中狐也何足置吻後家產耗垂竭乃輕裝游江南登
鶴林浮玉諸山游鍾阜白門勝蹟一囊書劍到處勾留旋入金
陵太守胡公幕東南頗洽筆耕餘暇亦角巾素履携尊挈櫓游
秦淮水榭坐丁字簾邊未嘗不慨然杼嚙謂六朝金粉有餘香
也偶於友人座晤秦淮名妓徐無雙亂頭粗服有林下風品竹
彈絲無不精妙乃灣腰柳畔長板橋頭樹嚙幟第一者其年齒
亦正與生將心愛好之書紈扇以贈得詞二闕詩三首女讀竟
亦感蒙眷注出自縹香囊鴛鴦枕以報生由是迷惑嘗冒雨造
訪或夕陽泛舟畫楫雙飛璧人相對岸上觀者咸疑爲侯郎李

香復生明年太守卒幕寮盡散而生獨戀戀於女不逾年而阮囊益涸女勸其理歸裝輒嗚咽不能已已女憐之私以奩中所蓄者傾其囊得五百金曰郎以此壯行色餘作膏火資俟有飛騰日不患無文駕會合若楚囚對泣恐彼此終不了事也生泣曰得卿金固不義且文場利鈍未能預期雋則已少却數年恩愛倘原康了何顏以對卿卿曷以此爲卿也贖身再於岸上賃老屋共棲止僕尙能賣文爲活但室有芙蓉何懼家徒壁立者妓曰善則善矣誠恐假母貪五百金不足贖其欲君曷告貸於知交友足成之濟不濟且盡人力以聽天數也生乃囊金往徧告友生無非十叩柴門九不開者不得已逕以五百金流友商之搗友譏之曰此人而狐者也購之胡爲謝而強之去搗果不從計無所出往往閉戶捧金而泣旅館主人索房值漸施惡聲

不得不侵蝕此金薪米之費亦分耗焉月餘而金已去其半時
有同鄉友王七仲者且妬生得黽遇思有以絕之適魯之貴公
子孔君來揮金如土初然其意乃導之入女家曰此間有巨
壁什北皇遊者不可不奪其魁孔一見果大稱賞曰徐無雙真
無雙也若不相見空做人間有情郎耳爰餐眠其家女每歌一
曲卽擲錦十端金一餅鵝跪謝台十誦佛號不輟女甚憐孔笑
遣之一日挾女遊雨花臺旋棹船而歸金尊檀板雙漿嘔啞與
笛聲互答生時倚樹縱目忽見船至見女正揎翠袖露纖指擘
雙柑奉客舉頭見生殘衫破帽悵悵然負手樹影中不禁酸心
珠淚盈頰生此時如喪魂魄嗚咽不能言舟過生乃放聲大慟
忽身後一客撫其肩曰痴矣哉子也何憂之深而扼腕若是生
驚顧之則一俊宇少年着遊俠衣冠因唯唯興謝客笑曰子之

心曲吾已盡知然既愛之甚焉不劫之與君共晨昏曰噫世久
無古押衙其人者將奈此沙叱利何哉客仰天笑曰醯雞不可
語天非蛙安可測海卽有其人乎又肉眼不能識多矢之交臂
耳卽如某也智比黃衫義同許俊一斗熱血藏胸膈久矣當待
其人而後傾酒奚比街頭菜把隨意售之耶生知其有異叩首
乞姓名客不答生又自陳夙願乞援手客仍微笑不語久之始
鼓掌大噱曰去矣大丈夫作事當刀砍斧斫之味味何爲者某
夜三鼓君可悄至玉人簷下無違我語言已愬然去追亦莫及
生誦誌之翌聞外間謠言四起云京都大銀臺向公有愛女爲
匪人誘賣入勾欄又鴻臚寺金氏三公子流蕩金陵爲娼家陷
地穴中不日有星使來訪緝興大獄江之南北岸街談巷議衆
口沸騰焉女一夕正與孔君坐水榭燈火開綺筵淺斟低唱

撥琵琶錚錚然纍纍然忽有褐衣紅帽者二盛氣奔入大聲疾呼曰星使至矣舉室倉皇孔驚竄伏編榻下而星使紅袍紗帽鐵面長髯已岸然入據胡床南面坐階下鵠立者皆虞侯蛇鞭雉帽腦弓矢執木挺者護衛林立勢頗森嚴星使厲聲傳呼速拘搗至無使之逃比至拍案曰汝敢買良家女爲娼妓乎咎之左右果按撫笞五十臀肉幾脫又謂女曰汝當發官媒買之充戰士餉嫖叩首自陳與東方生有婚姻之約曰且傳渠來時生正蜩縮短牆暗畔去留不可忽爲赴赴者握其手問曰汝東方秀才耶曰然曰星使喚汝乃隨之入棟仄屈其膝星使略審視笑曰果嘉耦也飭織身值十五兩叱鵲領詭諭卽駕輕橈速去生與女稽首謝實不知星使何處來來又爲何事也携女返寓出餘資酬房主人夤夜買櫓擊楫渡江明午至真州甫賃館舍

草草安筆牀茶竈雙雙鵲不亞劉樊忽有賀客到門迓之即
樹下樹背之少年客也邀之入坐女艷粧出拜客笑曰昨夜特
毋驚乎雖然非此不足以撮合生曰詭作星使者究是伊誰客
云卽某是也曰子本俊人何頓髯飄飄如怒虬且虞侯列左右
者何皆能神獸似曰此漢之幻術也夫婦乃重與禮拜感荷玉
成因命女料理尊壘烹飪膾臠款客客略叩杯中物卽蹶然起
抗手與別堅留之不可曰君願遂矣僕本多此一行然君之旅
況誠難堪也尚欲爲君謀生計所謂救人須救急耳因袖出小
明珠如豆者三曰夫婦分離雄拜而吞之君每臨文注想珠光
卽綺思泉湧文章天成不假人工思索夫人刺繡注想珠光落
駕針之杪卽隨意組織無不花樣簇新如薛夜來之神妙而擅
絕技尙憂貧耶不意卽數聲珍重騰躍登屋清嘯一聲書然不

知何往生與女心地果通明思借市人資謀七字門前署一榜
曰男賣文女刺繡文速且工繡奇而秀不能速而奇雖有青蚨
吾不敢受翌果文士來與生論詩古文詞應對如響及指題則
援筆立就無不如宿構焉富家閨秀爭以荷包扇囊等物浼女
手製則靈通月媛巧奪星娥工女紅者罔不拜下風一時眞州
士女多執贄於夫婦座下不兩月各獲修脯已千金乃購華廬
募僕嫗服錦組腰珍饌益自矜重不輕易以心血與人明年冬
夫婦方雪夜掩關圍爐對酌互詠梅花聯句忽聞屋瓦嚙驚覩
之則前度之少年客裘服炫麗貂帽烏靴掀簾入啞然笑曰賢
耦安樂不憶冰人耶生再拜曰君行踪飄忽幾從天外飛來乞
示眞姓名俾愚夫婦焚香供養朝夕頂禮酬大德勿諼曰實告
君我通天狐也以醉後踏碎天上碧桃花且狂擊通通九靈鼓

驚醒希夷君座下高足二百五十名頑仙乃謫降人世一紀今將遠別所恨者尻後物未除急切不能熱仙籍乞君斷之亦可云酬蹇修矣生驚駭無既曰某亦感之入骨奈何忍心殘君體曰殘我正所以成我也生不敢去云妾思之久矣是可不必違仙人囑曷掩面以斫使得脫然早登大羅天客笑曰還是夫人爽直因導生他室授以刃生視之果其色而茸其毛者五寸許橫門限上餘無觀飲泣而揮之慨然一聲尾墮而客已杳聞空中語曰君勿棄我尾明年今日有大難舉此尾以禦之生與女均涕淚如綆蹙踊哀號望空頂禮後以女組裹其尾藏懷中已而新督蒞任與孔有世好孔偵知生事臨鵠訟督轅將以妖幻治生矣生怖而束裝盡罄黃白物偕女晨夜回西秦道出太行遇鬻馬賊瞰女美勢將兼奪之生憶是日即去年遇客時也

舉尾一揮卽天地變色狂風怒號砂飛石走賊騎無故自蹂躪
披靡而遁生始安穩抵西秦

懊農氏曰押衙不可遇何處竟無雙客也飄然而來愬然而去
姓氏不著居址不傳幾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百世下又孰得從
而捉摸之乃以尻下修然欲假手於報德之子而不得不真州
一行而人亦共知其爲綏綏之族噫尾亦贅疣矣哉與其醉後
露形曷若鋼刀一斫也

安三姐

海陵有安三姐頗有姿色少年新寡而性頗堅貞不輕易與人
苟言笑顧膝前無子女堂上無舅姑隻影煢煢絕無生計乃借
刺繡澣洗以自給一日有皖客賃其左廂安行李自云待陝客
月餘卽行房值所不吝三姐瞰客頗溫雅誠篤無佻儻容利其

值允之客又云僕從有二三皆收債於他邑急切無伺應者凡炊爨烹飪事乞三姐代勞容以資謝三姐憐伊客况亦俯允所求卽間來新舊雨亦預購蔬菜羊臛燕肩之屬浼三姐代庖而客皆預與值且薪米瑣瑣多不甚苛益信而安之時昭陽有富家子向十三者囊資來擬購小星茗肆邂逅與客遇抵掌傾談情誼頗洽客訊所謀以實告之客曰此間粉黛貴若嬌施稍有姿者多陷入勾欄倭背餽腹尺二金蓮者值雖微又恐不足入君目此事良不易也明日客約十三登博場客屢負而朝夕招飲酬酢麪殷十三欲酬以惠邀之酒樓飲客蹙額曰昨以市脯大嚼竟得河魚疾肆上肴饌固非佳且不潔曷之寒舍內子烹調尙可入口且五簋八碟不過費數百文耳十三遜謝固邀之卽隨之往至則見三姐淡雅梳妝嬌容麗貌正在簷下以皂角

盤指爪見客携友至迎問曰汝歸耶曰歸矣吾有至契當款之
可治饌三姐領之入廚下須臾刀礮動已而尊俎陳酒霧蒸騰
臚膾滿案餐之味極甘旨十三因贊款且羨其有內助客笑曰
是不過家常菜耳若云盛宴恐棘手亦難堪矣餐已瀟茗而退
客送之門拱手曰容再晤十三揖與之約明晨過某肆茶話曰
諾晨起果先至問十三曰君見吾內子何如曰尊嫂容工均出
衆矣君真豐福哉客蹙額良久曰實告君某因好博適負若山
顧家無貲郭田竟非曾婦不足償積累十三恐戲言笑不對客
又疊言之十三曰君真作此涼德事耶若嘗言即不敢對倘出
於真忱與其貸他人曷若售與某寒家頗溫飽尚不至使尊嫂
向隅客聞之欣喜曰渠如得足下而醮之某心慰矣不然數年
結髮耦豈一旦無枕席情耶十三因問湏資若何始償博負曰

論負二百金卽脫然矣然必五百金擬以所餘之三以半另娶婦以半作資本謀生涯斷不敢再近花骨頭言已唏噓且以天日誓十三沉思良久曰設資至而人將何時交曰卽請以興迎至舟當速速掛帆去吾卽詭以歸寧誑隣舍緣賣婦名實難堪也曰然則君卽無兒女惜別情耶何惻然如是曰君痴矣婦人所重者柴米耳渠見吾闖茸泣而下堂求去者屢矣十三聞之喜曰君且倩捉刀者作券某回舟以白鰓來及携銀至客已以券呈且面署押焉因偕至三姐家見三姐方倚門繡荷包薄施脂粉艷冶果勝於初見時入坐獻茗已卽以券付十三曰鰓何在曷與我持至肆中一評色之亭下十三乃如數檢與之曰且少憩吾乘便卽喚興人來又轉面告三姐曰我此行實出於不得已座客非他瞬卽一家人曷陪之少坐逾刻毋庸覲覲無語

卷七 安三姐

名子孟浪出此等語言宜逢彼之怒也十三始恍然知爲客誑向三姐叩首服罪兼環叩隣人始踉蹌出門去明日於海陵市上遍踪跡之則烏有先生矣痛哭而返兩頰猶有三姐指爪痕懊儂氏曰奸人伎倆愈出愈奇亦司空見慣者也惟無知少年赧與玉人相對始則默默繼則咻咻再則嘵嘵乃一言未終而笋牙之指已在頰上清脆其音爾時情狀幾令聞者闐然一齊噴飯是不可以不傳